



绯闻

女 真 著

如果这个世界少了绯闻
将会变得多么寂寞

《绯闻》：N次绯闻缠身后才懂得绯闻的力量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绯闻

图章

女真 著

ISBN 7-108-04194-2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2010年2月第1版
140千字
14.50元
本开
印
字
版
印
号
价

★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绯闻 / 女真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108-0434-2

I. ①绯… II. ①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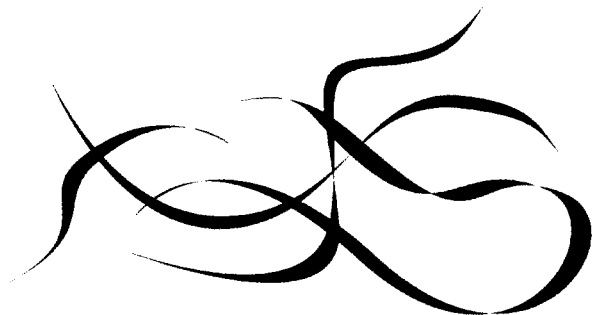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4503号

绯闻

作 者	女真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2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434-2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所谓绯闻

肉案传奇 / 002

雪花梨,挂马子 / 007

离婚是一件丑事 / 016

爱上一个人 / 020

一个古老的难题 / 025

如果一个母亲的羞耻能够换回女儿的理解 / 031

远走他乡是不是所有失意人的选择 / 038

第二部 花开的声音

美女怎么能没有人爱 / 044

从洗澡开始 / 048

校友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 052

音乐爱好者 / 056

外国男人身上的味儿 / 062

排球场上的一树桃花 / 068

什么叫缘分 / 073

贺丽丽得了个绰号:大袋鼠 / 079

你以为大学里的女人就都纯洁无瑕是吧 / 084

小妖精 / 094

去意彷徨 / 099



第三部 花非花

- 大学生也爱听女教师讲课 / 108
给欧阳织了一件大红的毛衣 / 114
人的一生,只能有一个父亲 / 121
比容颜更容易老的是一个女人的心 / 132
女人都愿意听奉承话 / 138
因为他的冷淡,她也变得矜持起来 / 144
人间烟火 / 151
天上掉下来的姐夫 / 157
无知少女 / 164

第四部 新绯闻时代

- 刀马旦的消息 / 172
桃之天天 / 178
有一种上了当的感觉 / 187
什么叫如丧考妣 / 195
长得丑也是错 / 201
老周以外的人就不势利吗 / 207
娘要嫁人 / 211
远走他乡并不一定都是自己的选择 / 216

第一部 所谓绯闻

肉案传奇

雪花梨，挂马子

离婚是一件丑事

爱上一个人

一个古老的难题

如果一个母亲的羞耻能够换回女儿的理解

远走他乡是不是所有失意人的选择

肉案传奇

人类的词典里,有些词充满了歧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绯闻。不同时代、不同族群,对绯闻的理解相差千里万里。在某些年代,它可能是贬义,人们将与绯闻沾了边的从心到嘴骂不绝口;但在另一个时代,比如当下,却不能这么简单看了,在一些人眼里,绯闻顶多算是个暧昧的词吧,不能用简单的褒贬来评价。

绯闻似乎更容易给女人带来名声。有一种女人好像生来就是与绯闻联在一起的,绯闻是她们的血和肉,去掉绯闻,她们的生活就不完整、没有意义了。不管她们自己愿不愿意,今生今世,有的连来世也得加上,她们无法逃脱与绯闻联在一起的命运。也许,老天爷造人的时候,就是这么设计好的。仔细想想,绯闻给这个世界增添了多少色彩啊,从武则天、杨玉环、孝庄太后到莱温斯基、戴安娜,从唐玄宗、陈世美到克林顿,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古代中国还是现代外国,形形色色的绯闻让这个本来就不单纯的世界更加复杂多变,多少常人的苦恼和忧愁,多少凶杀和暴力,多少政权的更迭和皇权的旁落,差不多都能与绯闻联到一起。去掉绯闻,世界肯定比现在干净得多、简单得多。可话说回来,如果这个世界少了绯闻,是不是也太单调乏味了呢?且不说狗仔队会失业,晚报的娱乐版会丢失许多广告资源、少挣多少银子,单说那些靠阅读花边新闻、靠看言情剧打发时光的看客以及在各种场合靠传播绯闻消息为乐的闲人们的生活质量会降低多少,就是无法衡量的人类损失,它会使一大批人失去多少生活乐趣啊。所以,有绯闻存在,对这个世界未必是坏事。绯闻让人类生活得有滋有味,可以造谣生事回味咀嚼,与动物大不一样。要不怎么说人是高级动物呢。

当然,绯闻对当事者是好是坏,利大于弊还是弊大天利,只有跟绯闻沾边的人自己最清楚。

有绯闻,就有男主角和女主角。呵呵,同性恋除外?通常情况下,人们更愿意记住女主角。女人是祸水嘛。母狗不掉腚公狗不上胯嘛。莱温斯基如果不是先暗恋上克林顿,人堂堂美国总统克林顿能看上你一小小白宫实习生?

言归正传。我们这个故事的女主角贺丽丽就是个有绯闻的女人。说起她的绯闻史,还要追溯到她出生之前。为什么要追溯那么长的历史呢?因为,她妈妈郎秀丽当年就是一桩绯闻的女主角。

郎秀丽是副食品店的售货员,卖猪肉的。郎秀丽年近三十尚未婚嫁,这在风城是不寻常的事情。尤其她的位置又那么重要。有人说一个卖猪肉的女售货员有什么了不起?北大毕业的眼镜儿才子卖猪肉不过是个新闻看点,热闹过去也就拉倒,她一个偏远小城的女人,卖猪肉就能成当地显赫人物?如果你有这种想法,要么是你太年轻,不知道过去的事儿,要么是你记性太差,忘了咱们国家有过每个城镇户口一个月只能供应三两肉的年代。那可是1963年哪!郎秀丽那时候在风城卖猪肉,风城的人,从机关干部到拎菜筐买菜的大妈,谁不认识她?认识,而且还得巴结,即使大街上碰见,也得对人家点头微笑。为什么?还不是为了那一个月三两肉!同样的三两肉票,有的人可以买到肥膘,拿回家去炼油,油梭子剩下还可以烙饼,而有的人,却只能买到红赤赤的瘦肉,不但炼不了油,炒肉的时候还得先往锅里放油,你说说这其中的差别有多大!很多人对郎秀丽微笑,不过是希望哪一天拿着肉票到副食店去的时候,郎姑娘手下留情、多割点肥肉!

所以郎秀丽虽然年近三十还没把自己嫁出去,也知道有人在她的背后品头论足,但她在街头走路却仍是昂首挺胸,有一种目中无人的气势。这个女子,个子高,脸色白里透红,有光泽,放光,在一个普遍面有菜色的年代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她走过的地方一阵隐隐约约友谊牌雪花膏的香气飘然而过,让男人们不能不想入非非。别的不说,就郎秀丽的那一双手,有多少人仔细端详过!郎秀丽没经历婚姻磨砺、没给男人洗过衣服、没给孩子洗过裤子、天天被猪肉油脂滋润着的两只手白白嫩嫩,每根手指头都鼓溜溜像洗干净的水萝卜似的。买肉的人,一开始盯着她的手是看她手下的刀往哪儿下,割下来的是猪的前槽还是后丘、是肥还是瘦,可是看着看着就有人走神了,把一开始看人家手的意义看丰富了,据说有人居然站在柜台前眼看着



已经称完秤用纸包好了的肉不拿走,就那么呆呆傻站着!

话说有一天,副食店卖肉柜台前来了个小伙儿。那小伙儿,个子挺高,眼睛挺亮,唯一的缺点是瘦、黑。小伙儿把钱和肉票递进柜台,一句话不说,呆呵呵地看着郎秀丽发愣。郎秀丽见小伙子不说话,她也不主动问,下巴高傲地抬着,单等着小伙子开口。小伙子还在发呆,后面排队的人不乐意了:“嘿,买什么您倒是言语啊,您要是不想买,别在这儿凑热闹啊!”

小伙子听见后面有人催,结结巴巴地冒出来一句:“我、我、我,买肉。”

就这一句,把郎秀丽逗得哈哈乐,手里的刀尖直打颤儿。不废话么,站她柜台前排队的都是买肉,买白糖、买烟、买酒也不在这儿啊。笑够了,把肉票和钱收起来,把秤砣拨到位,然后手腕子一转,唰地一刀,一条让人羡慕的肥多瘦少的五花肉上了盘秤。郎秀丽的刀法不错,一块肉落到秤盘上,秤头不高不低,正好。用油纸把肉包好,往柜台窗口前面轻轻一推,眯着眼睛说了句:“下回来不用说买肉了,就说想买什么样儿的。”说完自己情不自禁哏哏乐,柜台前也是一阵哄笑。买肉的小伙子拿起肉,头不敢回,甩开大步,一溜烟儿地跑掉了。

那个小伙子就是贺丽丽的亲爸贺大川。贺大川比郎秀丽小六岁,在风城钢厂当技术员。贺大川家在风城本地,父母健在,不但有兄弟更还有姊妹。如果他是个外地人,或者他家里没有这些亲人,也许他和郎秀丽之间的故事还不会像后来那样远近闻名、曲折跌宕。不过是一个愣头青娶了比他大六岁的女人嘛,有什么了不起?除了年龄相差多点儿,两个人从别的方面看也没什么不般配。虽说贺大川是大学生,可在一个饿死过人的年代,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价值未必就比郎秀丽这种可以决定买到什么样肉的售货员更高。他们之间的問題很大程度出在贺大川家人口众多和就在本地居住这两条上。不管两个人当时看上去是多么般配,毕竟年龄和身份的差距是存在的。贺大川可能一时被郎秀丽的粉面桃腮所迷惑,而他的家人却受不了风城人的闲言碎语,受不了左邻右舍异样的眼神。那种眼神传达出来的是:为了能吃到一口肥肉,这家子人竟然把一个大学毕业的亲生儿子出卖给那么大岁数的一个名声远扬的女人!

但是刚从大学毕业的贺大川好像暂时还看不到这些。偶然一次受母亲的委托

去副食店买肉,看见卖肉柜台前的郎秀丽,他莫名其妙的精神紧张,是被她脸上粉粉白白的那个年代少有的光泽吸引住了还是另有内情?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人们只知道风城三十岁还没出嫁的女名人郎秀丽要结婚了,嫁的是贺大川,而贺大川是顶了家人的反对跟郎秀丽结婚的。所有反对的家人中,贺大川的母亲是最激烈的一个,她甚至亲自到副食品店卖肉的柜台前去找过郎秀丽,当着众多顾客的面求她放过自己的儿子!

1963年,在这个民风淳朴、思想保守的小地方,三十岁还没把自己嫁出去的女售货员郎秀丽,她和贺大川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所有人看好,除了他们自己。这就为他们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但至少一开始他们是幸福的。一个三十岁的有着正常欲望的女人终于得到了男人的滋润,而一个在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一直不知道吃饱饭是什么滋味的男人,得到了一个怀抱中美丽丰润的女人,还终于能够吃饱饭了,不但吃饱了,而且吃好了,这是他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可以说是他的意外之喜。

口粮还是固定的那些口粮,各种票券也是每人一份,并没有什么特殊。但是,郎秀丽的位置决定了她是一个有特权的人。她可以用同样的票买到别人买不到的肥肉。别人买肉,不可能总买到肥的,郎秀丽却能做到。而且她还可以买到别人用肉票都买不到的东西——大骨头!那个年代啊,卖肉剔下来的大骨头是不用票的,但是没有关系你买不到。郎秀丽不但能买到,还可能利用自己的特权把骨头上的肉留得稍微多一点儿。买回家的骨头,砸碎了煮汤,冬天熬酸菜、炖白菜不用再加油。骨头上剔下来的拆骨肉,大部分进了贺大川的肚子。剩下的骨头也不会浪费,拿到废品收购站,可以卖废品换钱!

经常有大骨头汤滋润的贺大川很快胖了起来,人一胖,好像也没有原来黑了,贺大川成了走在风城街头让人侧目的英俊男子。那几年的事实证明,郎秀丽是一个很会打理自家男人的女人。贺大川不但比结婚前胖了许多,他的穿着打扮也永远是风城最干净、最时髦的。同样是蓝制服,贺大川的脖领子上有白色的假领子,看上去一下子就干净许多。同样是毛衣,贺大川身上的毛衣花样最流行,是郎秀丽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他的鞋永远擦得锃亮,即使郎秀丽生了孩子,他的身上也永远是干干

净净的,纤尘不染。带孩子洗洗涮涮的脏活儿,她是不会让贺大川沾手的。一句话,郎秀丽在意自己的男人,对自己的男人想方设法地好。

他们的孩子,就是贺丽丽。

雪花梨,挂马子

贺丽丽生于1965年。贺丽丽生下来就比别人家同样大的孩子壮实。也许这跟她父母的营养状态有关吧。生命力旺盛的贺丽丽,是在父母的吵架声中长大的。郎秀丽和贺大川吵架,很多时候跟贺大川家里有关。贺家是个大家庭,贺大川和郎秀丽结婚,贺家没有一个人赞成,他们结婚贺家甚至没出一分钱,结婚后住的是郎秀丽家的一间小平房,贺大川实际上成了郎家的上门女婿。不赞成他们的婚姻,却不断有人去找郎秀丽办事。老太太要脸儿,又因为当着顾客的面跟未来的儿媳妇冲突过,一般很少去找郎秀丽,连家里一个月有限的买肉的活儿也派给了自己的小儿子贺大江或者小女儿贺小溪。老太太有志气,贺大川的兄弟、姊妹却不在乎,三天两头到郎秀丽的柜台前去买肉。其实他们自己哪来的那么多肉票和钱,很多时候是帮朋友、邻居买。人家知道他们家的媳妇就是有名的副食店的郎姑娘,只要是贺家的人去,肯定能买到最好的,郎姑娘给面子。尤其贺大江、贺小溪,年纪小,禁不住别人的撺掇,他们经常在郎秀丽的柜台前面出现,一声声嫂子喊着,让郎秀丽左右为难,近不得、远不得、哭不得、笑不得。肥肉资源有限,而需要肥肉的人又是那么多,有时候满足经理、主任写的条子已经勉强,两个小冤家再这么频繁出现,郎秀丽就感觉有些力不从心,有时忍不住悄悄问小叔子、小姑子是给谁买的。两个小冤家,每次都是绷着脸,说是自己的妈让来的,郎秀丽心里清亮,却无可奈何。说到底,郎秀丽还是在乎自己在贺家的形象,想跟婆家搞好关系。

受了小叔子、小姑子捉弄的郎秀丽回到家里难免嘀嘀咕咕,贺大川听多了不耐烦,两个人就口角。如果说这种口角还无伤大雅、是一般婚姻中的正常调剂的话,另外一种口角则是可怕、致命的。和郎秀丽结了婚的贺大川从丑小鸭一下子变成了白天鹅,知名度在风城迅速提升,走在街上时常招徕各种各样的目光,年轻姑娘的目

光还不占少数。如果是他一个人走在街上还好办,作为一个已婚男人,他还是有能力冷静处理这种目光的,可如果是和郎秀丽在街上一起走接应过这种目光,而且恰巧被郎秀丽捕捉到了,回家以后肯定就要冲突。郎秀丽对自己比男人大六岁这个事非常敏感。生过孩子的女人迅速胖了起来,不再是三十岁时的丰满而是中年妇女的臃肿,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的事情。相比之下,她身边的男人却挺拔俊朗,怎么看怎么招人爱。年轻女人投向这个男人的目光让她心如刀绞,无法忍受。在大街上,你没法跟投来挑衅目光的女人大吵大闹。人的目光是流动的,转瞬即逝,你说人家跟你男人眉目传情,人家不但不会承认,还会说你是神经病。可那些目光和神情明明是存在的!别以为郎秀丽傻没看见!咬碎了牙不能咽肚里,这种窝囊气郎秀丽怎么会忍受?回到家里她会朝自己的男人发泄。贺大川对她的愤怒是无可奈何。能不回应尽量不回应。女人的目光嘛,也许有过,心里他承认。女人愿意向他投来目光他怎么有权力去管人家?但是在自己的妻子面前,他还得极力否认,要不然这个女人的愤怒会更加强烈。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时间长了,郎秀丽没刹住车,话说得过头了,他也会奋起反抗。只要他一反抗,郎秀丽的反应肯定也就更加激烈,夫妻俩为街头陌生女人的目光吵得一塌糊涂,最后受苦的却是贺丽丽。

郎秀丽嗓门儿大,喊起来不管不顾。愤怒起来,任凭贺丽丽哭哑了嗓子,她也不会停止。所以,从刚刚懂事开始,贺丽丽就隐隐地恨自己的妈。这个女人一点都不温柔,整天就知道挑男人的毛病。贺丽丽一天天长大,越来越知道她自己的妈是风城的一道风景线。一个嫁了小男人的女人。一个凭着自己案板上的五花肉把男人骗回家的女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只知道争风吃醋、大吵大闹的女人。贺丽丽早熟,风城人看郎秀丽的目光,她上小学时就读懂了。贺丽丽可怜她的爸。她的爸长得很英俊。她的爸跟女儿说话时从来不大嗓门儿。贺丽丽跟她的爸好。只要父女在家,家里肯定是其乐融融的气氛。而如果这个时候郎秀丽下班回家,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僵硬了,变味儿了,紧张,不自然,时间长了让人喘不上气来,想从家里面逃出去。

贺丽丽对郎秀丽的不满,有时候也是由于她经常往奶奶家跑。去的次数烦了,回来就会挨骂。奶奶家人多、热闹,叔叔大爷姑姑爷爷奶奶,挺拿她当回事儿,每次去都会变点儿好吃的、好玩的出来,春天贺小溪从城外山上采的羊奶子、酸浆子让

她的胃口大开,秋天他们一起采过山里红、野葡萄。反正小学生和中学生都不正经上课,也没有什么书可读,她和小叔贺大江、小姑贺小溪在一起打扑克、下象棋、抓嘎拉卡、讲故事,开心得一塌糊涂,常常玩得忘了回家。

郎秀丽却不愿意女儿总去贺家。有时候她觉得自己这个女儿简直就像个白眼狼,郎家对她那么好,姥姥、姥爷拿她像孙女一样待,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把她带大,她却不领情。贺家好像有什么魂儿勾着她。每次从奶奶家回来,瞧她那眉开眼笑的样儿,郎秀丽心里就不自在、别扭、莫名其妙地疼。女儿刚刚从贺家回来的事实常常会勾起婚前、婚后她跟贺家的种种不愉快,让她莫名地烦躁。郎秀丽是一个不会掩饰自己情绪的女人,她的脸色变化贺丽丽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这个女孩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愿意跟母亲对立了,母亲越不高兴的事,她却越想做,气得郎秀丽想去找个算命的掐算,她们母女俩是不是命里犯相?!

贺丽丽跟母亲的对立,还有一些时候,是她认为母亲对自己不够好,偏心眼儿。贺丽丽七岁的时候,郎秀丽生下了她和贺大川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儿子。贺丽丽的弟弟贺东东,长得浓眉大眼,皮肤像他的母亲一样白,眼睛像他的父亲一样大。也难怪郎秀丽喜欢,周围那些对贺、郎婚姻翻过白眼的熟人,对这个孩子竟也是赞美有加!贺丽丽一开始是喜欢这个弟弟的,郎秀丽自从有了贺东东,把很多精力都放在抚养儿子上了,跟贺大川不再像从前那样见面就吵,对贺丽丽的管教不再像以前那么严厉,让贺丽丽感觉自己有了更多的自由。可是,随着贺东东一天天长大,贺丽丽发现自己又多了一样负担,那就是她要带孩子,管她的弟弟。文化大革命呢,副食品商店和钢厂经常开会,学最高指示,批林批孔,下了班基本不能准时回家。贺丽丽的姥姥、姥爷已经双双过世,郎秀丽不回家就没有人给他们做饭吃。没饭吃贺丽丽可以挺着扛着,只要让她上街疯跑,玩起来她是暂时会把饥饿忘掉的。她自己不吃,小弟贺东东她却不能不管。贺东东年幼,只要饿了,大嘴一咧,嚎起来没完,你不把他肚子喂饱了,他的哭声不止。吃饱了他也不让你随便走,你去哪他跟哪,十足一个小跟屁虫,让贺丽丽没法上街痛快地玩。有一次,趁贺东东没注意的时候,贺丽丽偷偷地跑出去跟街上的孩子玩藏猫猫,锁在屋里的贺东东在屋子里哭肿了眼睛、哭哑了嗓子,下班回家的郎秀丽把贺丽丽一顿暴揍,脸都打青了,害得贺丽丽好几天不敢

出门,怕别人看见她脸上的伤痕。

所以,贺丽丽在恨她母亲的同时把她的小弟贺东东也恨了。

贺丽丽人生的第一次绯闻,比她母亲郎秀丽要早得多。那一年,她十二岁。

1977年,贺丽丽的父亲贺大川在全家人的反对下考了钢铁学院的研究生,把一家三口人撇下不管,自己去北京念书。贺丽丽对父亲的离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的父亲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家了,所谓考研究生只是他逃离郎秀丽的一种名正言顺的体面的方式。家里有郎秀丽这样的女人,像父亲那样优秀的男人总有一天会逃离。她对父亲的离去非常矛盾,一方面她替父亲庆幸,一方面她又替自己难过。父亲走了,她在这个家里更没有说话的分量、没有地位。郎秀丽整天围着贺东东转,如果不是需要她干活,不是喊她关鸡窝门、剁鸡食或者往街上倒垃圾、倒脏水,郎秀丽根本就不正眼看她。

父亲的离去,让贺丽丽真的有些难过。她开始不愿意回家,在外面跟一些大孩子一起混,尤其是那些年纪大一些的男孩子。那些哥哥姐姐们,刚从中学毕业,不用下乡了,没考上大学,却还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有一个比现在失业者更体面的名称——待业青年。在风城,这样的待业青年不少,在贺丽丽家的周围,起码可以数上几十个。正当青春期的男孩子、女孩子整天聚在一起,说说笑笑,闲扯淡,不寂寞,互相之间也能理解。贺丽丽是这些人中年纪最小的。一开始人家不愿意带她,嫌她小屁孩儿一个,后来见她比较执着,粘粘乎乎的怎么撵都不走,就默认了。默认的结果是,贺丽丽成了常振东的马子。贺丽丽是常振东的马子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开了。

贺丽丽却不太明白怎么回事儿。那些哥哥和姐姐,在一起混的时候长了,没事干,开始做配对儿游戏。谁和谁一对儿,谁和谁一对儿,挺像回事儿。哥哥多,姐姐少,到最后把贺丽丽也给排上了。把她配给了常振东。常振东在这伙儿人里是岁数小的一个,刚从中学毕业,不像那些哥哥姐姐有的都毕业好几年了。虽然岁数小,常振东却好像挺有主意,在一伙儿人中地位不算低。也因此他才能分到一个马子。比他岁数大的还有没挂上马子的。贺丽丽岁数小,但人长得高,皮肤也白,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上几岁。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贺丽丽的脸上光鲜亮泽,没有一丝一毫的皱纹,是任何化妆品都妆扮不出来的。跟她在街上一起走的时候,常振东骄

傲,挺胸抬头,眼睛放光。那时候的年轻人,即使是正儿八经谈恋爱的,也不敢在公开场合搂搂抱抱。贺丽丽是常振东的马子,但是他们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彼此之间的距离也从来没少于一尺。只要并排在街上一起走,就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一种宣示了。贺丽丽很迷恋这种时光。她和那些姐姐不一样。那些姐姐不用上学念书,可以整天跟男孩子腻在一起,而她刚刚上初一,上午、下午都得上学。常振东总是在她放学的时候到学校门口来接她,替她背书包,然后,他们一起在风城的街上东游西走,直到走累了,再各自回家。常振东不挣钱,家里也不给他钱,他们不可能到街上的小饭店去吃饭。常振东顶多给她买只糖葫芦、买几只灶糖。再说如果知道她成了常振东的马子、和男孩子在外面吃饭,郎秀丽不会饶她。他们只是在一起走、逛,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贺丽丽喜欢和常振东在一起的感觉。常振东对她真的像个大哥哥,从来不跟她说重话,经常哄她开心,除了要她陪他一起在街上闲逛,他真的没要求她做过什么!那些被配成了对儿的哥哥、姐姐们,贺丽丽隐隐约约知道他们在一起肯定不止是表面上的嘻嘻哈哈,有时候当着她的面他们也忍不住动手动脚,拉手,亲嘴儿,让贺丽丽看着脸红心跳。常振东对她却不。这个刚从中学毕业比她大了五岁的男孩子,更像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哥。也许他自己也还情窦未开,因为跟一帮大孩子在一起混,随帮唱影,受了影响,但谈恋爱的实质是什么,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实质是什么,他也并不完全清楚。他只知道因为自己身边有了一个水灵灵粉面桃腮的姑娘,他在街上走的时候很有面子,在同龄人中,那更是可以洋洋自得了。

贺丽丽跟常振东在街上东游西走的时候,郎秀丽并不知道。郎秀丽老得快!年轻时的白和嫩,到了她这个年龄,反而成了缺点。有一种女人,年轻时又黑又瘦,不好看,但这种女人经老。而郎秀丽这种白嫩型的女人,年轻时好看、招人,保养不好,却是最容易老的。白嫩的皮肤很快就被刻上了皱纹,那种深深的皱纹随便什么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岁月刻上的痕迹。如果有一个好的经济条件和心情,这种老也许还能延缓,郎秀丽却既没有好心情也没有好的经济条件。男人不在家,在外面念书,挣的钱仅够他自己开销。实际上她要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还都不省心。老大贺丽丽不听话,出了门就没影儿,不到天黑不回家,有时候天黑了也不回家。即使回了

家,这个丫头跟她也没什么话说。没话说甚至比有话说更好,因为一旦开口,母女俩经常是处于争吵状态。老二贺东东驴,让她惯的,想干什么、想要什么,如果没满足他,他会满地打滚,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样两个孩子,光是让他们吃饱喝足就够她忙活的了,至于女儿在外面干什么、学习怎么样,她操不了那么多心。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天,郎秀丽带女儿和儿子去澡堂洗澡。贺丽丽大了,洗澡却还跟母亲在一起。贺东东虽然还没上学,按理说也该跟父亲去洗澡,但他的父亲不在家,郎秀丽只好厚着脸皮把他往女澡堂带。贺东东比同龄的男孩子长得高,又不老实,在女澡塘子里东瞅西望,招人烦呢。为了这,郎秀丽没少受白眼。

去澡塘的路上,几个十几岁跟贺丽丽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站在马路对面,扯着嗓子冲他们喊:

“雪花梨,挂马子!雪花梨,挂马子!”

雪花梨是贺丽丽的外号。因为她长得白且胖,也可能是因为丽和梨谐音儿。为了这个外号,她很伤心,让常振东帮她收拾过那帮坏小子。但常振东不可能总在她身边,而且,也并不是所有坏小子都怕常振东。跟她同龄的男孩子很多,多得贺丽丽记不住那么多人的名字,那些男孩子深谙游击队战术,神出鬼没,喊两嗓子就跑,有时候贺丽丽连人影都没见,人家已经跑没了。平时有人喊也就罢了,偏偏这一天贺丽丽是和她妈在一起,那两声喊,郎秀丽听得真真切切,当时就黑了脸,贺丽丽心虚地看着郎秀丽,知道一顿暴揍或者更高级别的惩罚是难免的了。

贺丽丽并不知道挂马子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但她知道不会是好话。好像跟流氓坏人还沾点儿边。她跟一帮哥哥、姐姐在一起厮混,那些人对她关照,她没觉得他们是坏人,但多多少少也能感觉出周围的人对他们另眼相看。十几岁的女孩子,对男女之间的事情明白一些又不完全明白。和常振东在街上东游西逛的时候,她看见过别人的白眼,但她不在乎。他们就是在街上一起走走,难道一起走路也是错吗?

洗澡的时候郎秀丽下手很重,给她搓背,恨不得褪她一层皮下来。贺丽丽疼,皮被撕扯的感觉,火辣辣的,眼泪在眼圈儿里含着,强忍着不敢吭声。妈把她的后背搓疼了,搓下她的一层皮,她的火气发出去了,也许就不会再处罚她。除了使劲搓背,郎秀丽并没有别的话。那个澡洗得格外漫长,没完没了。但郎秀丽看样子是不会在